

歷史空間

楊柳的詩意絮語

春夏時節，栽有柳樹和楊樹的地方，片狀、團狀抱着的白絮脫離枝幹，隨風飄揚。樓上、院中、街巷裡，到處隨意逍遙。它們柔軟輕盈，步行經過的響動，便能將其吵醒並掀帶起來，隨人而去。

楊絮和柳絮盛開時，碎絮有大有小，漫天飛舞。如果心情舒暢，看到這種飄飄的白絮盛開在空中，詩情畫意瞬間被勾勒出來，無須遐想，這便是一幅韻味高雅的自然美景！假如恰巧心情煩躁，遇上這番景象時，這種亂絮橫飛的場面渾濁視野，碰撞肌膚，觸動思緒，闖撞鼻腔，塞癢呼吸，自會讓人加倍憤懣。

古人筆下的楊絮或柳絮，喜惡之情和褒貶之意深藏其中，觸景生情之作大抵也分這幾種情形。這些白色纖細的輕絮被作者給予情感，寄放在歷史的空間裡，像一條永不乾涸的溪流，從古流淌至今乃至後世，留給世人煮茶品評。

寫絮的詩詞，以寫柳絮的居多。柳絮通常盛開在二月份到四五月份之間，比楊絮出現稍早。唐宋詩詞之中，點出楊絮、柳絮綻放時間的詩詞，寫得比較經典的當屬唐朝薛濤的《柳絮》詩。「二月楊花輕復微，春風搖蕩惹人衣。他家本是無情物，一向南飛又北飛。」在薛濤筆下，楊花是開得比較早的。與薛濤所見相似的，還有唐朝的李中。他的《柳絮》不僅出現在「二月」，「花絮」亂飛的景象更是非常類似。「年年二月暮，散亂雜飛花。雨過微風起，狂飄千萬家。」在有些詩詞作者筆下，柳絮飄飛的時間要晚一些。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和孫勳的《花絮》都是開在「三月」的。白居易在《柳絮》中寫道：「三月盡是頭白日，與春老別更依依。憑鴛為向楊花道，絆惹春風莫放歸。」孫勳的《柳絮詠》則寫道：「年年三月裡，隨處自悠揚。雨過渾疑盡，風來特地狂。入花蜂有礙，避水燕無妨。若是添離思，青門道路長。」不品評詩詞的意境和韻味，單看各地和不同年代楊柳絮絮的盛開時間，即很值得我們回味。這其中的許多「二月」和「三月」，都應該是準確的。各地楊柳絮漫天追逐嬉戲的時間點不同，方見這些詩詞作品的真實性和差異性。

描寫楊柳絮形態、姿態的詩詞，描摹傳神的較多。在我眼裡，這些白絮無處不到。以前，我的家鄉很難見到柳絮和楊絮。最近幾年，我們這兒早些年才栽養起來的那些柳樹和楊樹已經長大，春夏季節白絮亂飛的情景一年比一年壯觀。鄉親們對這些白絮的態度，顯然很反感。母親說這些絮總往鼻子裡鑽，一旦鑽入鼻孔就癢得難受。還說它們落到莊稼秧上就像蜘蛛網，纏得嫩芽都長不旺。

在詩詞中，楊柳絮的褒貶待遇好於現實，在很多情況下都被看作是春夏季節的優美點綴。唐朝詩人羅鄴在其《柳絮》詩中道：「處處東風撲晚陽，輕輕碎粉落無香。就中堪恨隋堤上，曾惹龍舟舞鳳凰。」輕飄飄的「醉粉」，隨風撲向晚陽，這場景，該有多美！「無風才到地，有風還滿空。綠渠偏似雪，莫近鬢毛生。」雍裕之的《柳絮》詩把這些白絮比作「偏似雪」和「鬢毛生」，雖然不太貼切，卻非常形象和傳神。我家後面七八米處的路口，有一棵十幾米高的粗大楊樹。楊花盛開楊絮飄飛時，附近的院落和巷道裡，凡是避風和低窪的地方，那些白絮都一小團一小團聚集到一起，堆成堆連成片，黏附牆壁，牽扯不斷，足見「綠渠偏似雪」的詩句所述非虛。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中借史湘雲身份寫的《柳絮詞》，也很精妙。「豈是繡絨殘吐，捲起半簾香霧，纖手自拈來，空使鴉啼燕妒。且住，且住！莫使春光別去。」單從曹雪芹寫的「繡絨殘吐」、「半簾香霧」、「鴉啼燕妒」這些詞看，當時柳絮落處的景致，已然美至極致！

詩詞中的楊柳絮，不光景美，還是作者寄托情感的媒介。甚至可以說，幾乎所有詩詞都是作者有感而發。號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名家蘇軾在其《蝶戀花·春景》中感嘆：「花褪殘紅青杏小。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。牆裡飄飄牆外道。牆外行人，牆裡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悄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。」才華橫溢的蘇軾，沒把筆墨刻意停留在柳絮的形態描畫和飄落情景上，只一句「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便奠定了其文末那個「笑漸不聞聲漸悄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」的情感基調。在《蝶戀花·春景》中，「柳絮」是蘇軾用來寄托和抒發情感的。「枝上柳綿吹又少」可以看作是前面的花、小青杏、燕子、水、人家和後面的情感描寫的轉折句。雖然只有七個字，雖然只是些柳絮，卻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。

在眾多借柳絮言情的詩詞作品中，有一個虛構人物的《唐多令》不得不提。「粉墮百花洲，香殘燕子樓。一團團對對成愁。漂泊亦如人命薄，空澹澹，說風流！草木也知愁，韶華竟白頭！歎今生，誰拾誰收？嫁與東風春不管，憑爾去，恣淹留。」林黛玉睹物思情，由隨風漫無目的飄飛的柳絮想到無依無靠的自己。「漂泊亦如人命薄」和「嫁與東風春不管」這兩句看上去是寫柳絮，實際上林黛玉是以柳



柳絮 網上圖片

絮自喻，寫自己的哀怨與無助！在我看過的關於楊柳絮的詩詞作品裡，無論是側重場景描寫的還是側重打情的，無論是褒揚的還是貶斥的，都不在少數。卻沒見到過真正如實、準確地評價過這些「白絮」所釀「絮災」的作品。詩詞中的楊柳絮讓人着迷，現實中的它們卻常常被視為災難，難以與之共「舞」。這些白絮輕盈雜亂，可以隨着呼吸進入鼻腔。栽養楊柳樹多的地方，飄絮盛季，白絮漫天，對其過敏的人群更是避之不及。我對這些白絮不過敏，但仍不太願意在絮天出行。絮天出行，頭髮上、衣服上、脖頸上，與碎絮總是糾纏不清。

畫中有話 圖：張小坂 校長被綁架，贖金千萬，要不然就用汽油燒死他，現在募捐，你捐多少？ 關於廣州擬投資6.2億建公墓只埋幹部一事你怎麼看？ 大爺，你對今年反腐要動真格的怎麼看？

生活點滴 吳翼民

太陽的味道

孩提時就喜歡聞太陽的味道。太陽的味道體現在身上的衣裳和床上的被子，好爽朗好芬芳哦。那好聞的味道伴隨着我成長的歷程，永久難忘、永難消逝。

那時雖然家境拮据，可母親總能把我兄弟姊妹身上收拾得清清爽爽。「新三年、舊三年、縫縫補補又三年」是窮人家孩子的不二選擇，記得那年月大多數孩子都這等情狀，上衣的胳膊肘和褲子的膝蓋上無不貼兩塊小「膏藥」，屁股上則一方大「膏藥」。這還不算，男孩子穿姐姐的女式衣裳也是常事。筆者就曾穿過姐姐的白襯衫，在「六一」節檢閱時出過「洋相」；我還有一位中學男同學，常年穿姐姐或媽媽的衣裳呢，冬天穿的花棉襖，外面單件藍布罩衫。我們偏要去掀開他的藍布罩衫，用俄語念諧音「格件衣裳花拉姆」。現在想想不應該，大家都拮据，都過的窮日子啊，有什麼可取笑的？

母親打理我們的床鋪也不苟且，雖然都是粗布單老棉絮，但洗曬得勤，粗布單潔淨、老棉絮蓬鬆，經常散發一股健康的太陽味道，睡這樣的床鋪被褥真是一種享受，連做夢也香甜。記得我們家的天井裡，晾衣竹竿是換了一茬又一茬，棉被重曬，日積月累晾衣竹竿豈不累得彎折開裂？

離別家鄉、離別母親後，好聞的太陽味道一度也離別了。且說插隊落戶到鄉下，廣闊天地陽光是充沛的，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卻懶得跟充沛的陽光親密接觸，大田的活兒好重好累人啊，出工前誰想到去洗曬衣被，收工後更是懶蟲一條，貓在知青屋裡「孵豆芽」，再說，收工時節，太陽也收山啦。

一度是跟太陽的味道生分了，但到了戀愛的季節，不意間重新嘗到了太陽的味道。那時我由下鄉知青到一個縣劇團粉墨生涯，與一位同是知青的女演員相戀了。她是上海人，很講究生活質量，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酷愛洗曬，於是我的被子就納入了她管理的範疇，除了隔三差五給我拆洗外，最頻繁的便是給我更換被橫頭。所謂的被橫頭就是會過日子者用兩條毛巾連接在一起，縫在被子蓋頭部的那一頭，經常拆洗，就不必過於頻繁拆洗整條被子啦。那會兒劇團在普及「樣板戲」，我們被號召要做「樣板人」，談情說愛是犯忌的，見不得「陽光」的，她給我洗曬被子和被橫頭便成了「地下工作」，她做了「地下工作」，我卻經常能享受到太陽的味道，太陽的味道真等同於愛情的味道啊，享受着，甜滋滋的舒服。

我們的愛情修成正果，太陽的味道便常駐不散了。偶爾母親到我們家小住，睡了妻子打理的散發着太陽味道的床鋪，是多麼的放心啊，——兒子能享受到太陽的味道，就是好福分，兒媳勤勞母心寬慰。在母親的心目裡，太陽的味道比之富貴還重要，有道是「明月清風本無價」，太陽的味道同樣珍貴無比嗎？

太陽的味道無價，有人能長久享用，有人則失之交臂。前些年老岳父住進了敬老院，那敬老院在全市硬件設施最好，亭台迴廊、池塘假山、花木扶疏的，置身其間，令人心曠神怡。但那裡的軟件——服務水準似不盡人意。也難怪啊，護理人員大多是匆匆培訓的進城務工人員，能按部就班完成大面上的事務已經上大吉，比方說，要她（他）們讓老人們經常能享受到太陽的味道就困難啦，一是不能幫助老人們到花園裡賞風景曬太陽，二是不大可能幫助老人們經常性洗曬被褥以享受間接的太陽味道。這些活計就得由老人的家屬們來操持了。為此，我的妻子每天都一早起去敬老院，把她父親扶上輪椅，推到花園裡零距離接觸陽光，她自個兒則把父親床上的被褥全部搬到四層樓的陽台上掛曬。我偶爾也一起參與勞作，完成這些程序。到中午時分，就把父親床上打理得一片清爽潔淨。父親雖然因中風而失語，卻從他臉上的笑容可以揣知他老人家是多麼的滿意啊。

無獨有偶，近期看到一則新聞，說的是某街道評比那地區的孝星，把日常觀察誰家兒女經常為父母曬被子作為一項評比指標呢。於是那地區的兒女們不敢怠慢，只要逢上出太陽的日子，都紛紛擺開陣場，為父母曬起了被子，一時蔚然成風。

由此觀之，太陽的味道就是親情的味道，愛的味道！

香江即事 羅運承 黃色橡皮鴨，飄浮維港邊，嬌如初哺鳥，巨似遠洋船，稚態遊人愛，憨姿隱意傳，繁榮來不易，慎記莫相煎。

泡桐 丁純 泡桐者，空也，泡桐即是空心之樹。我老家以「泡」形容感官上虛的東西。比如，批評某人做人不實在，用「泡毛」。而「大泡毛」，指人有點「二」，傻乎乎的，腦子缺根筋之意。泡桐在鄉下既不能蓋房子，也不能做傢具，它有很多「不能」，無奈逐漸被邊緣化了。我私下裡認為，泡桐不是無用，而是很多人不了解它的真實用途罷了，上網查查資料，一目了然。

琴韻書聲誦百年 楊楓華（美國） 「四月七日天氣新，珍寶樓頭多學人」。往年休士敦的四月，夏令時間更改之後，氣溫會逐步轉熱。今年就似乎打破慣例，新鐘已實行近月，然而休士敦不獨未見熱氣吹來，反而早晚之際，尚有微寒溫度徘徊，似乎晚春仍在留戀這座美南名城。「正是西陸清輝爽，南郊暑氣清。」因何今年天公會特別鐘情此座太空城？想必是休城中六十多位年逾六十歲以上的中國培英學校校友，要為母校134年校慶祝壽，天公深為感動，是以賜以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」的黃昏，讓培英英弟子與家人、親友、來賓，一起來歡度一個動人心弦的晚上。筆者不是培英中學學生，本是無緣躬逢其盛，我只是休士敦華僑長者活動中心頤康學社之成員，平日追隨何天祐醫生（原香港美術學會會長），張景榮會長（原北京工程師），王植頤教授（香港大學校友，美國德州嘉維斯頓醫學院教授）習文學藝。張景榮會長是廣東省台山縣培英學校1951年度彪社之高材生，是休士敦培英校友會歷屆主席，承蒙不棄，邀我夫妻雙雙出席校慶晚筵，殊感榮幸，故在赴宴前夕，寫來小詩二首，感謝培英衰頹諸公： 候城有幸遇培英，百年學府畫精兵，春暖花開桃壽日，多蒙相邀謝隆情。這的確是我這位一介書生之心聲。本人出生於澳門，求學濠江，當年澳門地方雖小，人口有限，但因為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抗日戰火未殃及澳門，中國內地鄰近廣東省的不多名校，也因逃避戰火關係，到澳門辦學，延續教育，屈指一算，就有廣大小學（廣州中山大學）、培道小學、培正中學。培英中學也曾在澳門開辦，時為1938年至1945年。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培英只留下香港分校，撤離澳門地區，專注在廣東省內施行教育（因為當時在廣州市西關、白鶴洞、北街、台山縣就設立有培英中、小學校）。故當我在澳門幼年入學求知知識時，正是余生也晚，培英學校已飄然而去，我未能有幸受教。及至我中學畢業，由澳門改往香港謀生，進入美國可口可樂汽水廠廣告部任職時，公司幾度派我到港九、新界各學校宣傳美國飲品，才初次讓我認識到沙田之培英中學。當我得悉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時，已有建校百年歷史，不禁對此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的僑鄉學府肅然起敬。稍後個人隨家移民來美，抵步德州休士敦從事李家莊唐餐業務，有條件結識當地僑界各行各業中不少傑出人物，如林卓東、林伯興、林慰嚴、李碧蓮、李奕榮、黃子勤、鄺麗儀、余浩彬、余浩洲、陳潤生、范景智等，他們都系出名校培英。二零零九年，我已登陸之年，具備長者條件，遂加入休士敦華僑長者活動中心頤康講座，結識會所中大批師兄師姐，交談之下，原來會中佔大多數成員，皆是培英校友，儘管他們都是「白髮晨昏影，相見眼終青」，儘管告別培英母校五六十載，然而思念母校之情，母校育才之恩，歷久彌新，對少年時代同窗共硯的書友，依舊是深懷鄉梓柔情，歡聚同興。四月七日之夜，休士敦全體培英校友為慶祝母校創建134年而舉行豐盛晚宴。神采飛揚的張景榮會長，配上嬌聲有致的梁秀娟司儀，把整個晚宴搞得有聲有色。座中多是文人雅士，當晚有詩詞唱和，感受格外不同。接著之晚會節目，是別出心裁設計的中國成語的錯字糾正題，它充滿着濃濃的文藝氣息，座中培英校友與各位親朋好友的快速搶答，令大家仿似回到學生時代你追我趕的比賽場景中，20句成語，不消多久，便大功告成，猜中字義的人手捧獎品，笑得甜滋滋。助興節目中，黃子勤校友夫人何彩鳳的西方藝術歌曲演唱，響遏行雲。被僑界粵曲愛好者譽為「粵曲王子」之我，深情瀟灑地唱出《風流夢》，這支由上世紀五十年代「四大粵曲天后」小明星主唱，風行省港澳的粵語金曲，得到座中曲曲周郎低吟吟唱，同幻夢秦淮河畔風塵女子之跌宕人生。最後的抽獎活動，乃是夜活動高潮，「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」，令大眾盡興而歸。當我舉步離開珍寶樓頭時，但見一彎眉月，高掛碧海青天，此時此刻，我似乎聽到陣陣琴韻書聲，從池邊飄然而來，那是培英學校的校影，在海外的浮現。環顧海內外，我們的國土上建校達到134年的，究有多少？培英校友當然值得自豪，連我這位培英校友之友，亦與有榮焉。